

风雨谈



[风雨谈 下载链接1](#)

著者:周作人

出版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2

装帧:平装

isbn:9787530211922

《周作人自编集:风雨谈》收录周作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五月的作品。周氏在书中着力对中国古代著述加以缜密的审视，涉及领域甚广，投入精力至巨，所写文章虽然都是短篇，这项工作却是系统的。此种审视首先是思想意义上的，而作者的文学观念也时时有所体现。他的功夫是“披沙拣金”，态度是“褒贬显然”，从古人之作中看到许多弊害，也发现了若干好处。其间的取舍标准，即一向强调的“疾虚妄”和“重情理”；换句话说，他的立场是科学精神和人道主义，或者一并说是现代文明。

作者介绍:

周作人(1885-1967)原名周遐寿，浙江绍兴人。五四运动时期任北京大学教授。积极参与新文学运动，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曾参与发起文学研究会。写有大量散文，也译介很多外国文学作品。影响很大。抗日战争时期附逆，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从事翻译和写作。主要作品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瓜豆集》、《中国新文学源流》、《艺术与生活》等。

目录: 小引
关于傅青主
游山日记
老年
三部乡土诗
记海错
本色
钝吟杂录
燕京岁时记
毛氏说诗
关于纸
谈策论
螟蛉与萤火
窠存
关于家训
郁冈斋笔麈
谈错字
关于王谑庵
陶筠厂论竟陵派
日本的落语
逸语与论语
日本杂事诗
书法精言
文学的未来
王湘客书牍
蒿庵闲话
鸦片事略
梅花草堂笔谈等
读戒律
北平的春天
买墨小记
旧日记抄
绍兴儿歌述略序
安徒生的四篇童话
日本管窥之三
附录二篇
一改名纪略
二窃案声明
后记
· · · · · (收起)

[风雨谈](#) [下载链接1](#)

标签

周作人

随笔

散文

散文随笔

文学

中国

知堂

中国现当代文学

评论

在风雨谈中，周作人借助《晒书堂集》的记载，提出了关于文学的一个看法，即文章是需要简单的。只有从简单的文章表达做起，文章自然能够丰富起来。这不失为一个通达的看法。

依旧是《夜读抄》的风格。本书可喜处有二：一是对明末清初间儒者如傅青主、冯钝吟、张蒿庵等人及其作品的介绍评价；另一则是作者对中日文化交流的关注，《日本管窥之三》中引松尾芭蕉一纪行文，讲一七十老将名实盛者，上战场前以墨染发，后被敌方割首级，乌发经水而复白的故事，大致如“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之意，颇令人唏嘘……作者以此为例说明日本习俗一些阴暗处亦有极具人情味者。

知堂年少时作记：

“世界之有我也已二十年矣，然廿年以前无我也，廿年以后必已无我也
则我之为我亦仅如轻尘栖弱草，弹指终归寂灭耳，于此而尚欲借驹隙之光阴，涉笔于米

盐之琐屑，亦愚甚矣。然而七情所感，哀乐无端，拉杂纪之，以当雪泥鸿爪，亦未始非蜉蝣世界之一消遣法也。先儒有言，天地之大而人犹有所恨，伤心百年之际，兴哀无情之地，不亦颠乎。然而吾之记亦可以不作也夫。”

“天下事物总不外一情字。作文亦然，不情之创论虽有理可据终觉杀风景。”

“世有轮回，吾愿其慰，今生不得志可待来生，来生又可待来生，如掷五琼，屡幺必一六。而今已矣，偶尔为人，忽焉而生，忽焉而死，成败利钝一而不再，欲图再厉其可得乎。然此悲观之言，尚未身历日暮穷途之境也，彼惊弓之鸟又更当何如。”

“残忍，天下之极恶事也。”

其中有一两篇终于惹人怒了。

“若是立身也有点放荡，亦以为无甚妨碍，至于以教训为事的权威们我觉得必须先检查其言行，假如这里有了问题，那么其纸糊冠也就戴不成了。”似讽刺鲁迅。

虽然有点累，但目前为止觉得最好看。另外喜欢这个名字，虽然和内容一点关系没有

知堂老人的“读书抄”，与书册上的故人晤对，知人论世，褒贬分明，见解明达。自编集一本本读下来，愈发觉得自身知识积累的匮乏。书中《书法精言》一文引述孟先生在论《闲闲录》案中云：“实则草昧之国无法律之保障，人皆有重足之苦，无怪乾嘉士大夫屏弃百务，专以校勘考据为业，借以消磨其文字之兴，冀免指摘于一时，盖亦扪舌括囊之道矣。”孟先生与知堂老人慨乎其言之，吾辈今日读此，“亦复令人慨然也”。

延续《夜读抄》风格，这样的文字已适应。以后想读读他的日记

记《谈错字》、《北平的春天》

於風聲大作之深夜讀完。多為看書雜記，後也有幾篇寫意之作。看書雜記來說依舊不求甚解，偶有會意不勝欣喜。談紙里說到紙捻細工，不禁想起多年前學古籍修復時也有搓紙捻一門，倒不知是否一事。家訓一篇後漢書中馬援誠兄子嚴敦書段落十分有趣。談錯字篇中有幾首正巧近日讀到，仔細琢磨下，錯謬的版本竟也有點意思。文學的未來一篇，個人倒是覺得圖書館一角安安靜靜的才好。談日本的朋友一篇讓人對小泉八雲產生了興趣。

闲适淡泊的抄书匠

承袭《夜读抄》以降风格，可统以“文抄公”的“看书偶记”视之。《毛氏说诗》篇说到名物之学虽为经学附庸，却并非不重要。《文学的未来》谈到知堂的乐观心态。另，谈游记、纸墨、家训、落语、佛教、“亲日派”等都有所得。

斯人清澈、冷冽、渺茫。果然不适合生在那种浑浊的世道

全书大部分篇目都因读书而写，他读清初的笔记，如傅青主、冯钝吟的文集，读得多了，就有引述与比较，也就有了自己的见解。《本色》一篇就提出他对写文章的观点：没有诀窍，只有一字曰简单，丢开绿筠潇碧等修饰语，只保留平凡老实之词。写文章就如煨药，火候的稳当决定了药性的存留，存性与存本色之于文章就像存留药性之于药，因此，如何写得简单才是写文章人应记得的。

清澈冷冽渺茫

我倒还是爱北平的冬天。春天总是故乡的有意思，虽然这是三四十年前的事，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至于冬天，就是三四十年前的故乡的冬天我也不喜欢：那些手脚生冻瘃，半夜里醒过来像是悬空挂着似的上下四旁都是冷气的感觉，很不好受，在北平的纸糊过的屋子里就不会有的。在屋里不苦寒，冬天便有一种好处，可以让人家作事：手不僵冻，不必炙砚呵笔，于我们写文章的人大有利益。《北平的春天》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枯燥、干涩，毫无快感。弃之。

好一个眷录狂。《闭关辞》写于松尾芭蕉五十之际，应为讹误。

朋友说，知堂这个人生来多话，惹人讨厌，像你。看他在日记里写，“世界之有我也已二十年矣，然廿年以前无我也，廿年以后亦必已无我也，则我之为我亦仅如轻尘栖弱草，弹指终归寂灭耳，于此而尚欲借驹隙之光阴，涉笔于米盐之琐屑，亦愚甚矣。然而七情所感，哀乐无端，拉杂纪之，以当雪泥鸿爪，亦未始非蜉蝣世界之一消遣法也。先儒有言，天地之大而人犹有所恨，伤心百年之际，兴哀无情之地，不亦值乎。然则吾之记亦可以不作也夫。”确实像我

[风雨谈 下载链接1](#)

书评

[风雨谈 下载链接1](#)